

# 我隨吳大帥入川

畢澤宇

章君毅先生在中外寫「又談吳佩孚」，文中曾提到張其鎧、蔣雁行、張方巖、張佐廷和我隨吳佩孚先生同行自河南鞏縣經嵩山，走南陽，入四川的事。因此中外編者要我寫一篇吳佩孚先生入川事略，盛情難却，特將舊時日記加以整理撰為「我隨吳大帥入川」以饗中外讀者諸君。

民國十五年，馮玉祥的西北軍退北平，吳佩孚先生電靳雲鶚會同奉軍，圍繳西北軍械，靳遵命並暗為西北軍補充軍械，先生憤極，夜趨保定，解靳雲鶚職，西北軍聞訊退據南口，先生赴平，晤張作霖，共商軍事，張勸先生回鎮武漢，西北軍由奉軍負責解決，先生對馮玉祥含恨已深，必欲親自解決，張由是對先生不滿，張回奉。南口攻守戰兩月有餘，西北軍總退張家口，而湘鄂重鎮岳州被南軍占領，先生將西北軍事交張宗昌、張學良等處理，即率總部人員回漢口，此時沿粵漢路進軍至洋樓司，與南軍會戰，受挫，旅團長陸雲等傷亡數人，汀泗橋會戰又不利，退守武昌，此時孫傳芳按兵不動，先生屢電催出兵修水，以遙擊南軍後路，解岳州之圍，孫不聽，先生

派參謀長蔣方震赴浙與孫面商出兵事，孫意志甚堅，欲迫先生下野，蔣遂電先生謂：「擊遠堅不出兵，大勢已去，勸先生下野，以息仔肩。」並告先生他不回去，將由上海出洋，武漢局勢至此成不可挽救之勢。

## 一 武漢撤退

民國十五年，九月六日清晨。先生同幕僚，在漢口查家墩總部樹林中，席地坐談，忽有砲彈數枚，自龜山方面飛來。落於院內荷花池中，大家極為驚訝！初時據報，說是自己的砲，調錯了方向，繼則說據報劉佐龍師叛變！吳急召武漢警備司令靳雲鶚計議，靳不至，並將交通完全阻塞，逼吳先生下野，先生聞訊憤甚，遂率總部各處官佐及衛隊一團，登車北上，擬退信陽，車不能通，不得已，乃下車步行，至祁家灣停止休息。此時，潰兵如潮水般退下，先生派人收容，幾乎無人聽命，所謂兵敗如山倒，愈多愈亂！翌晚登車至信陽，未久，靳與南軍謀和未成，亦被迫退至信陽，向先生請罪，當以變亂之際

，不便深究，姑容忍之。

時張作霖聞形勢驟變，乃於九月十一日，急派張學良、韓林春率勁旅進駐黃河北岸，以阻吳軍過河，先生恐後方被擾，乃調高汝桐師駐守黃河橋，以防奉軍南犯，總部亦北遷駐鄭州。

當時，奉軍野心勃勃起，急欲統一全國，見先生勢迫力蹙，欲使之就範。乃遣使到鄭遊說。許以軍需裝備供給先生所部，盼先生承認奉軍張作霖為海陸軍大元帥，先生置之不理，旋由秘書長張其鎧建議，不談政治，先由奉軍供給軍需彈藥。補充完備後，直軍由平漢線反攻武漢，奉軍出津浦，收復南京，軍事結束之後，先生駐軍武漢，大江以北任由奉軍處置，經過多次協商，未獲結論，而張部將領韓林春、張學良等認為先生已成強弩之末，不可使之強大，為患將來，現在南軍勢弱，

作者簡介：畢澤宇先生吉林長春市人，曾任吳佩孚將軍代表，察哈爾省代主席，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，現任國民大會代表。

不堪一擊，奉軍實力雄厚，自不難一鼓盪平，統一全局，張作霖感其言，乃與先生絕，迫先生離平漢線，先生乃移駐鞏縣兵工廠，高汝桐師退往馬店，時先生所部尚有廿餘萬，分佈南陽武勝關一帶待命，奉軍過河駐鄭許一帶，與先生部對峙。

十六年一月十七日，先生到鞏縣後，張學良不時遣使贈先生食米及日用品，先生亦以好言相答，時局動盪不安，國內各處均受影響，如山西之閻錫山，山東之張宗昌，皆感不安，各派長川代表隨先生行止，以觀風色，閻曾數邀先生移駐運城，張亦希望先生去山東，均被婉拒，一日先生與左右談及當時形勢，先生謂效坤（張宗昌號效坤）不學無術輕投去就，百川（閻錫山號百川）處境艱危，未可深信，雨亭（張作霖號雨亭）幾次進關，皆是乘火打劫，實非謀國之人，余走後羣龍無首，大部軍隊，必為南軍吸收，南軍實力增強，但其內部共產黨操權弄勢，將來亦恐難以善其後。



本文作者所藏吳佩孚在武漢查家墩總部所攝的戎裝照片

農曆三月初七，為先生誕辰，洛陽一帶士紳，對先生素極信仰，是日大張祝壽之筵，軍樂奏「滿江紅」詞；（北望滿洲，渤海中風潮大作：此歌係先生自作。）回憶十三年春先生雄據洛陽，全國各界來為先生祝壽，亦曾演奏此歌，當時聞之雄壯無比，今日聞之則不勝其淒涼之感，是日午後三時，忽傳來砲聲，接二連三的急報，知奉軍又犯汜水，先生聞報乃命前方部隊速向後撤，一面令各處官佐即刻準備出發，地方賀客各自散去，先生命將所有械彈，不能攜帶者一律封閉，不准破壞，交原有駐廠官兵接管，第二天拂曉出發，計隨行高級幕僚，如張其鐘、蔣滙行、張方巖、張佐廷、秦懋叔、汪崇屏及筆者本人等十數人而已，先生於五月十五日離鞏縣，午後宿登封，次晨繼續南進，經臨汝、寶豐、魯山、南召、博望，行程七日到南陽，駐前鎮守使署舊址。沿路各城鎮居民，多遷居山寨，似有避難情形。

，據鎮長報告，聞奉軍將至，恐被騷擾，故暫遷避山上。但，聞先生至，則不分老幼婦孺，均下山來迎。飲食之需，餽贈不絕。

先生部第九軍軍長于學忠，率所部分駐南陽、鄧縣、新野等處共六師。本部駐鄧縣，聞先生至率領各師長來謁，並舉行會議，決定最後目的為四川，先向鄂西移動，與川軍楊森將軍取連繫，此時楊部駐宜昌，故第一步先到宜昌，于學忠回鄧縣待命。此時平漢線戰事爆發，奉軍與靳雲鶚師高汝桐部先接觸，戰事相當激烈。

靳雲鶚之胞兄靳雲鵬在奉軍張作霖處作謀主，又與張係兒女親家，故張頗為信賴，靳有組閣希望，令其胞弟就範，聽張指揮，意想不到，靳雲鶚早已加入反張陣線。又突然先向奉軍開砲，其兄大窘，幾乎無地自容。一場翻雲復雨的大計劃，亦頓成泡影，在此戰役中，高汝桐師長陣亡，奉軍亦因損失過重，而造成頹勢。

## 二 南陽入川

六月十九日，先生離南陽到鄧縣，會合于學忠，決定進川之行程及路線，乃發覺于已投降，改稱安國軍第廿軍軍長，先生初聞報尚不以為真有其事，至出發之日，于避不見，始信之。唯所部師長，受于欺騙，頗有怨言。先生出鄧縣卅里，據報前方有軍隊阻截，遂在一小村莊地名「田營」暫停，派探查明，係馬廷福、楊繼雲兩師在前方築戰溝，未久，馬楊兩師長皆來謁見，報告奉軍軍長令挖戰壕，謂大帥已過去，後來任何軍隊，都不准過，適才得悉大帥尚未出發，恐有誤

會，特來報告，這很顯然是于學忠不願隨先生赴四川的詭謀，以掩飾其背主作竊之醜行！他效法靳雲鵬在漢口之故事，逼先生下野，于某與先生同里追隨十餘年，由營長提升至軍長，待之不為不厚，素日依為心腹，臨事却不如路人，可見知人之難。

吳見形勢有變，乃告于部暫駐原防待命，不必跟隨，是日宿「田營」，襄陽鎮守使張聯陞（係吳舊部），派人來連絡，並商討渡襄河問題，決定在老河口與樊城之間「太平店」渡河，船隻及掩護部隊，由張負責部署，原來由田營去太平店兩條路線，如果經太山廟是大路。遠五里，經溝陵關近五里，乃決定走大路，衛隊旅第一團先出發，第二團隨本隊行動，後因各路皆平靜，本隊遂改走溝陵關，出發時秘書長張其鏗所乘之馬，忽狂跳不肯向前，張怒連鞭之乃就道，正午到溝陵關午餐後，地方耆老持紙求書，吳不忍拒，遂一一為之書寫，時在午後二點，南崗忽傳來斷續槍聲，時張其鏗不耐久等，同秘書處人員先行出發，吳恐有失，急催部隊前進，行約三里地名灰店舖，果然發現驚人慘劇，張其鏗已遇難身死，部隊散開，遍地搜索，不見敵人踪跡，後經地方人報告，始知係樊忠秀匪部，誤以為商旅，欲行打劫財物，未及搜檢，大隊已到，乃呼嘯而去，先生見老友慘遭橫禍，撫屍大慟，命地方士紳代為購棺木成殮，浮屠關帝廟內，是日乃在附近村莊宿營。由於行軍命令前後不一，前衛部隊與本隊脫離，乃鑄成大錯，第二天中午到達太平店，第一團已先到，正調集船隻，午後第一團先渡過襄河，在對面掩護，第二團及本隊才上船，四

面槍聲大起，乃馮玉祥部萬金城旅，奉馮令截擊，即張聯陞口中所謂掩護部隊也。當時河中船隻，驟形慌亂。第一團已登陸，向東岸還擊，致使自己部隊亦無法站腳。敵人隱避樹林中或高粱田裏。尤無法對抗，約經一小時之紛擾，先生及夫人與隨從人員，均已上岸，計沉三隻船，死於水者百餘人，傷者十餘人，副秘書長張廷廷腿部受傷，不能行動，着地方人昇送樊城就醫，先生渡河後，步行十餘里，即行營宿，截擊部隊，亦未尾隨。是夜南漳縣長，率地方人士卅餘人，來營地歡迎，天明即出發，是日正逢吳夫人的誕辰，南漳各界，正準備慶祝，午後三時到南漳，先生下榻商會，晚飯後地方士紳求書者頗多，先生正忙於書寫時，縣長同民團司令，倉星來報，刻有張道旅長率隊已將城東南兩面包圍，情勢危急，請先生速出城上山，遲則恐不能出城，勢將坐困於此，先生聞報，未作任何表示，依然筆不停揮，似無其事，縣長同士紳們，皆徬徨不安，為大帥着急，先生書寫完了，對縣長說：你代表我告張道，我明天六點出發，他七點進城，對他的長官就說我沒從這條路上來就得了，說完不等縣長說話，便進臥室睡覺，時已九時半，參謀長蔣雁行同一般幕僚，會議了一番，除命令一、二兩團加緊防守外，別無他法，夜間走也是危險，何況先生說不走，誰也無法請他，縣長去了一夜無消息，天亮，先生洗過臉，商會預備點心，大家隨便吃點，先生便一聲令下說走，隊伍早就準備好了，一齊出了西門登山，半小時後，人都上山了，也沒聽見一聲槍響，張旅的兵，還在南門外未動，這很顯然的是，對一個沒有罪惡的人，不肯

向他開槍，又誰能像張聯陞那鬼東西，投降了敵人不算，必要對多年的老長官打他幾槍，才算够味。

斯時，楊森將軍已退巴東，宜昌之行作罷，乃轉向保康，所走路線，沿着中山與白沙河間的一條小路，路上人家很少，無處可以找到給養，由南漳所帶，只够一、二天用的，這條路走的時間較長，還要上山攀藤附葛，衣着盡被樹枝拖破，鞋子也沒了底，因為渡襄河的時候，衣服行李沒有上船，全部丟失，即是吳夫人，也連換腳的鞋都沒有，帶出來的三歲孩子，直喊餓，沒吃的，士兵找來土豆或花生，亦是最好的了，甘草根及樹皮，有時乃成爲主要的食品，有一天走到一處地方，叫黃柏坪，地面稍爲寬敞，有幾家人家，一個老道廟有點麵粉和綠豆，主人就全拿出來供客，成爲幾天來最豐富的一次午餐，尚未吃完，護送我們的張道旅長，又跟上來了，槍聲又響起來了，可是沒有傷亡，山上下來一匹馬，舉着一面白旗，先生端着一碗綠豆湯，手裏拿着一張餅，由廟裏走出來，邊走邊吃，問來人是幹什麼的，來人便舉着一封信送過來，是張道所寫，大意是請先生不要走了，四面都已包圍，即刻交出隊伍，隨他到南京去，他絕對負責保護，如不聽勸告，後果無人負責，先生看完了信，蔣參謀長流着淚說，咱們總算對得起國家，即到南京，也不會有什麼危險，如此向外衝，必有大禍，先生聽完，當時大怒，兩隻眼睛如冒出火來一般，用手推開蔣某說：跟我走，我不知道什麼是大禍，說罷即先向山路前進，留一小部份隊伍在後面掩護，那個送信來的人，如木雞一般閃在一邊，看先生走後

，才回去報告，一小時之後，在山腰稍停，俟後面部隊全部到達之後，又沿山路前進，當夜宿於山上，張旅也沒有襲擊，此次突圍，行列較為紊亂，吳夫人身體魁梧，走平路已够困難，登山之難可想而知，他的使女秋桂，十七、八歲，最為忠實，雖然兩隻脚都起了泡，仍舊扶持夫人，孩子則由副官傳抱，有時跌倒了，在半山打幾個滾也不哭，六月行軍，本是苦事，宿於山上，罡風透骨，如沒有禦寒軍氈，就無法安寢，在山下宿營，又有蚊蟲，更是不能入睡，所幸追擊的人，夜間未能來打擾，脫離張旅之後，決定向興山進發，途經歇馬河，是一個大鎮，南面靠山，北面臨河，必須渡河，才可到達鎮上，當時鎮上已有軍隊駐守，據地方人士報告，兵力約有一團，係由宜昌方向來的，這又是一個困擾的問題，先生照例不理，吃睡一切如常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第一天的情報，前面敵人已開走了，先生在尖兵的後面，一聲不響的前進，不到半小時，先頭部隊已渡河，果然未遇阻擋，安抵鎮上，鎮上似經過一番驚擾，才煮好的飯沒有人吃，許多軍需棄置滿地，最寶貴者為軍鞋，士兵收集起來，呈由長官分發。

說起來也真有趣，先生自南漳出發時，帶來民夫不少，他們聽說前面有兵阻擋，深怕一定要作戰，夜間先偷着過河了，而被守軍捉去，追問來歷，他們便繪聲繪影，把吳大帥的威風說的很大，說有三萬人，後面追來的軍隊，均被打退，而把守軍嚇跑了。

先生向不畏艱難，尤不怕危險，好容易有了給養，便在鎮上休息下來，駐了三天，忽有消息

說：由興山方面有一旅人左右向此地前進，先頭部隊昨日下午已到馬良坪，先生的部下，無論大小官佐，從軍已久，都學會鎮靜工夫，但膽量則係天賦，偽裝只在表面，內心恐懼，仍然要流露出來，蔣參謀長對大家說：不要緊，不要亂走，聲音雖大，却有些不正常，可見其內心之不安，最後始探明，使大家如釋重負，原來是楊森將軍雖已退入四川，但無時不關心先生行止，賀國樞旅，乃是奉命在尖山一帶預作保護的準備。當夜賀旅長到鎮上來謁先生，並面致楊森將軍關懷之意，此後一切均由賀旅負責，生活遂行安適，過興山界嶺到巫山，於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抵巴東，楊將軍率所部各師旅長迎於巫山，與先生及隨從人員一一握手，楊夫人更誠懇的招待吳夫人，情形至為熱烈，飯後即登燈駛白帝城。

### 三 白帝城至綏定

白帝城，距奉節十五里，城下有巨石矗立江中，名巖瀟堆，所謂中流砥柱，即此石也，先生初到時，外國艦艇司令官，每遇奉節必登山拜訪，尤以日本人為甚，並獻食品美酒，以資聯絡，日本對中國一向幸災樂禍，有隙可乘，必竭盡方法，以圖助長內亂，而先生一生最惡外人干預中國內政，對日人更深惡痛絕，故日人來訪，每涉及國事，定遭嚴拒，甚至有一次日艦長要求與先生合影，亦被婉拒，當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來訪，願助以步槍十萬枝，機槍二千挺，砲五百門，彈藥若干，先生竟於危難時，毅然拒絕。

奉節是四川出入門戶，形跡顯露，各方來訪

之人，亦日形複雜，久駐不便，嗣與楊子惠商議，經萬縣去大竹駐，地處偏僻，往來人少，外間叢語，自然也少了。

楊子惠將軍為人坦誠，智慮深遠，尤重道義，當先生虎踞中原時，對楊依界較深，此番先生失勢入川，楊不畏各方責難，曲盡愛護之道，殊值敬佩。

先生需費，承楊子惠按月致送，川北之劉存厚，成都之鄧錫侯、田頌堯，亦各有饋贈。先生居川五年，生活極為安適。

先生對國家無罪孽，對個人無宿怨，即其心目中最不痛快之人，如馮玉祥者，亦未聞其對之有何不滿之言葉。雖然他失勢穩遷四川，但他始終是安全的。

大竹縣原有駐軍，是鄧錫侯部師長羅澤洲所屬一旅，分駐縣內各村鎮，旅長熊裕章，駐節城內，羅本人駐渠縣，距大竹八十里。

先生到大竹，羅澤洲對之招待頗週，亦時有饋贈，賓主之間，極為融洽，惟羅為人頗狡詐，在四川師長中，最不講信義，楊子惠亦曾告於先生，此人不可接近，先生既到大竹，見其頗為恭順，又知其實力無幾，不足為害，僅對之略加戒備，但終於暴露了尾巴，某日拂曉，熊旅突然將先生之公館及衛兵包圍，聲言係奉中央命令，繳大帥的械，斯時風聲鶴唳，先生所部，異常激憤，決定突圍，先生聞之嚴令制止，並傳諭官兵，顧全大體，不准妄動，以我們係屬做客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如有難法問題，子惠絕不袖手，必有合理處置，以羅部力量，怎能解除我們武裝，正羣情鼎沸之際，羅派縣長來說明，只要先生能

交出部份槍枝，他即可以敷衍中央，經過研商結果，先生允以步槍一百五十枝交羅，以為數月叨擾之報酬，羅聞報甚喜，熊旅撤回原地，並派參謀處長來致歉，一場尷尬局面，總算和平了事，

先生夜間離大竹轉川北綏定，係屬劉存厚防區，翌日到達趙家場，劉已親自來迎，並商定以檀煙場為駐節之地，午飯後去該地，係一大鎮，人稠密，自先生住節之後，鎮上頓形繁榮，店舖日

有增加，鎮外小山環繞，先生喜弈棋，每於午睡後，即約二三耆老，至山上對弈，至晚飯時始各自回家，渡了一段優遊歲月。

(完)

# 中外雜誌 第二卷 第一、二期 目錄

## 第一期要目

臺北與紐約.....	趙龍文
記雲南首義元勳黃毓成將軍.....	楊森
我怎樣接辦中華日報.....	楚崧秋
又談吳佩孚.....	章君毅
憶不列顛圖書館.....	葉耐霜
擒霸記.....	王撫洲
一寫石達開.....	王成聖
古城之夏.....	叢靜文
西安事變身歷記.....	萬耀煌
采石磯頭.....	易君左
蘇加諾的情人和情敵的筆戰.....	薩多諾
三度花嫁(三續).....	尹雪曼

## 第二期要目

蒙特里之行.....	趙龍文
隔靴搔癢話黔軍.....	劉健羣
西安事變身歷記(續).....	萬耀煌
二談石達開.....	王成聖
幹戲記.....	章君毅
圓棹之舞.....	劉智
我登玉山第一峯.....	楊森
記馬君武.....	文雷
喜馬拉雅山去來.....	周昆田
梁啓超小傳.....	邵鏡人
王府井大街刺王克敏.....	文修
三度花嫁(四續).....	尹雪曼